

我能不能追上光？

/釋見錄

師徒二人站在大殿前廊，看著中庭往來的人們。

道悟問師父希遷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

希遷淡淡說：「不得不知。」

道悟再問：「向上更有轉處也無？」

希遷答：「長空不礙白雲飛。」

說罷，兩人同時抬頭——那藍天，那雲，真美。

蘇格拉底說：「人類最高級的智慧就是向自己或向別人提問。」智慧在答案，也在提出的問題。提問是「要找到一個對於我來說『確實的』真理，找到一個我能夠為此而生、為此而死的信念。」（齊克果）對人生意義這類問題的思考和關切，就是所說的「終極關懷」。這個終極關懷，其實是人人都會遇到的問題。設想，當工作一天，筋疲力盡，看著窗外的車水馬龍，會不會有那麼一瞬間，想要問自己：「這到底是為了什麼？」

一直追問下去，就會遇到那個根本問題：生活到底是為了什麼？人生究竟有什麼意義？終極關懷之所以「終極」，是因為它追尋的是所有答案的答案；也是因為人無法迴避兩個難題——死亡與欲望。

人能意識到「終有一死」，人也有「永恆」這個概念，這二者對比，是一種深刻的悲哀。另一個問題是「欲望」。人有原始的、動物性的欲望；但同時人又是精神性的存在，有良知、有道德感。這與「終有一死」和「永恆」的對比一樣，原始的欲望和「崇高」也形成了一種對比。怎麼應對這些難題呢？不斷探問，也許答案並不絕對，但思想總會有啟發。

本期視讀經典的《那先比丘經》，即是終極問題的對話錄。讀者掩卷之餘，也可以試著向自己提問，並嘗試去回答。就像愛因斯坦，有一次一邊觀察太陽一邊問自己：「我能不能追上光呢？」後來他就創立了相對論。

良价禪師在自己的師父雲巖和尚忌日時設齋。

有人問：「和尚為先師舉行齋會，是贊成先師的學說嗎？」

良价禪師回答：「半肯半不肯。」「為什麼不完全贊成呢？」

良价回答：「若全肯，即辜負先師也。」

試著問：「我能不能追上光呢？」並也致力追尋答案，如此方不辜負自己這存在。